

018000674

I313.45
1085

恍惚的人

(日) 有吉佐和子 著

李炜 译



I313.45
1085

南海出版公司



北航

C182083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恍惚的人/[日]有吉佐和子著;李炜译.-2版.

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5.11

ISBN 978-7-5442-7875-1

I. ①恍… II. ①有…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862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09-160

KOUKOTSU NO HITO

by Sawako ARIYOSHI

Copyright © 1972 by Tamao ARIYOSH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2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amao ARIYOSHI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 / Bardon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恍惚的人

[日]有吉佐和子 著

李炜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
特邀编辑 胡圣楠

装帧设计 韩笑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8.25

字数 184千

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2版

印次 2015年11月第2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7875-1

定价 39.50元

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许可,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昭子双手拎着商场的大购物袋，沿着地铁的台阶走上来，发现青梅街开始飘舞雪花。她周末都买一堆冷冻食品回家，看到下雪了，她再次庆幸自己是对的。这雪比往年来得都早，气温这么低，看来会下一整晚。

回家路上，快拐弯处有家面包房，昭子买了一斤原味面包，犹豫一下又买了几个甜面包。正上高二的独生子敏近来食欲旺盛得吓人。面包不重，但很占地方，两个购物袋就不好拿了。她只好右手提起装满冷冻食品的又重又大的袋子，左手抱起装面包的袋子，连走路都费劲。反正也没带伞，雪也刚开始下，她毫不在意地向前走，心里期盼着能和从辅导班下课回家的儿子碰上。

右手上的袋子重，是因为里面有两只毛甲蟹。望着飘落的雪花，昭子边走边满意地想，虽然有些沉，但自己真是有先见之明。丈夫是在雪国长大的，特别喜欢吃蟹，昭子眼前不由得浮现出他心满意足的表情。敏嫌麻烦不吃。昭子自己十多年前曾因吃螃蟹中毒，之后也不太喜欢吃了。

从五日市街拐到梅里，昭子忽然停下了脚步。一位高个子的老人从对面径直走过来。不知为什么，老人的脸色不太对劲。他系着领带穿着皮鞋，却没穿外套，也没打伞。下雪天这样出门，样子有些怪。

“爸爸，爸爸。”昭子冲他喊。

但公公脚步飞快，差点就和昭子擦肩而过。

“孩子他爷爷，爷爷。”

昭子改变称呼，用左手抱的东西碰了碰公公，却差点被对方的冲劲撞到一旁。不过，公公总算回过神来了。

“哦，是昭子呀。”

公公站在那里，满脸不可思议地望着儿媳。

“爷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下雪了呀。”

“啊，啊，是下雪了。”

公公盯着昭子，但眼睛深处却浑浊不清，似乎在眺望远方。昭子刚才觉得他似乎神情异常，难道看错了？转念一想，也许自己的问题，最近总感觉眼睛疲累。

即便如此，穿着笔挺的西服，还穿着皮鞋，却没穿外套就出来，公公平时绝不会这样。而且，事事都想得万分周到的婆婆，为什么让他没穿外套就出门呢？

“不冷吗？爷爷，下雪了呀。”

“不、不冷。”

“您这是要去哪儿？”

“刚从公司回家吧？”

“啊？嗯，我是刚下班回家，爷爷您呢？”

“啊，下雪了。”

公公茂造并没有回答，眼神空洞地仰望天空。不知不觉中，他开始和昭子一起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。这么冷的天不穿外套肯定会感冒，尽管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但以公公的性格，如果你试图阻止他，他反而会意气用事，穿着单薄的衣服就往外冲。和丈夫结婚后这二十年来，昭子对公公的性格深有领教，所以只能一言不发地跟着往回走。对于性格古怪的公公，婆婆一直小心翼翼地侍候。在婆婆的“宠溺”下，公公上了年纪却依然保持着少年时的任性。如果陪他一起回去，婆婆肯定会笑逐颜开，赶紧热情地将两人迎进家门。现在他也不用工作，整日闲着，肯定没有下雪天还得出门的要紧事。

“爷爷，今天呀，我买了螃蟹。是北海道的毛甲蟹。信利很喜欢，爷爷你也喜欢吧？”

“嗯，很喜欢。”

“买的是冷冻的，今晚没法吃。我买了两只，明天中午给您送去一只。如果雪能积厚点就好了。”

公公并没有搭理昭子，而是逐渐加快了脚步。快到家门口时，他看都不看昭子一眼，早一步消失在院门内。昭子把袋子放在已蒙上薄薄一层银装的路边，歇了口气。望着立花家的小门，她心里有些恼火：难道这就是明治时代的男人？看到抱着两个硕大袋子连走路都摇晃的娇小儿媳，身高足有一米八的大男人竟然不帮一下。虽然本来没打算让老人拿东西，昭子还是无法原谅公公的傲慢。她开始后悔刚才多嘴，说买了毛甲蟹，还说明天要送过去。现在物价没完没了地涨，竟然买了两只那么大的毛甲蟹，这在普通的工薪家庭里是相当奢侈的事。去年年末买了冰柜后，冷冻食品放上一两个月都没关系，所以昭子一下子买了两只蟹，但买的时候并未想过要送给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公公。

能一下买两只蟹，多亏了夫妻都工作，而这件事公公向来看不惯。昭子略带苦涩地想起自结婚以来，公公逢事就对她冷嘲热讽，还把“职业女性”之类的老话挂在嘴边。婆媳矛盾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，但昭子的情况不同——在立花家，刁难媳妇的是公公茂造。婆婆经常夹在爱唠叨的公公和昭子之间为他们调停。

行人稀少的小路上，薄雪越积越厚。发现自己心疼螃蟹而忆起了被公公欺负的陈年琐事，昭子不禁苦笑了一下，“嗨”了一声，猛地拿起购物袋快步走进家门。

用钥匙打开屋门进去，屋里空无一人，没有一点热乎气。这天是星期六，但敏要上高中的补习班，回来得很晚。昭子先点上火炉，没脱外套就开始四处收拾。足足攒了一周的家务活要在周六下午到晚上全部干完，这是与丈夫一样外出工作的昭子的持家方针。基督教把星期天定为休息日真是伟大的智慧，昭子并非基督教徒，却总是对此钦佩不已。如果星期天在家里拼命干家务，星期一开始工作时就会疲惫不堪，无法兼顾家庭和工作。昭子认为，兼顾二者的诀窍就是星期六下午拒绝所有的邀请，去商场的地下食品卖场购买一周的食物。最近一直盛行休闲潮，比如利用双休日去山上郊游，但昭子颇为不屑。幸好丈夫信利是工作繁忙的公司职员，一周六天时间全力工作，只有星期天能在家好好睡觉，这样正合适。因为父母无法无微不至地照顾，敏没有娇生惯养，总爱独立行动，比如去滑雪或者参加集训，不过上高中后，为了准备竞争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，最近已不太出去玩，开始专心埋头学习了。

不管下雪还是下雨，星期六都要洗家里的脏衣服。洗衣机轰轰响着，烘干机很快也开始运转：考虑到家里的情况，尽管烘干机价

格昂贵，昭子还是咬牙买了下来。刚才生了火炉，屋子里暖和了一些，她才去二楼脱下大衣，把西装裙换成毛衣和裤子之类方便的家居服，然后按步骤开始打扫卧室，吸尘器也轰响起来。信利不喜欢睡床，尽管早晚铺被子收被子很麻烦，但打扫起来轻松。一周只打扫一次，屋里积攒了大量灰尘，不过，或许是今天下雪的缘故，空气清新，感觉很快就能干净起来。

敏的房间由他自己打理，昭子几乎从不进去看。里面出乎意料地整理得井井有条。敏虽然是个男孩子，还算爱干净，这让她很放心。

到了楼下，敏刚好回来。最近的孩子不会像以前那样扯着嗓门喊“我回来了”。敏从小就在脖子上挂着钥匙自己回家，因为母亲很少先到家。

“啊，敏，回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买了甜面包。”

“我更想吃拉面。”

“要给你做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敏喜欢吃面条，养成了回家后独自煮方便面吃的习惯。而且父母大多不会在晚饭时间回家，到时又和敏一起吃面条当夜宵。从敏上小学起，母子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，昭子并不觉得孩子特别可怜。方便面名副其实就是方便，不用费事。

把锅放在炉火上，等水烧开的间隙，昭子麻利地把购物袋里的包一个个打开，分别放入冷藏室和冷冻室。蛤仔肉、冷冻鱼、已是半成品的华夫饼和比萨挨个塞进冷藏室。说到与如此狭小的房子不

相称的奢侈品，就数最新款的烘干机和这台冰箱了。按昭子的想法，这两样是夫妻双方都有工作时不可缺少的东西。有些挑剔的女人说冷冻食品味道不好，但如果夫妻都在外工作，吃饭的第一要素是速度，第二是营养，味道就排在后面了。而且最近的冷冻技术相当发达，新鲜时容易腐烂的虾类及贝类冷冻后味道仍然很好，怎么也吃不出是冷冻食品。鱼店柜台上摆的多半也是在非洲捕获的冷冻鱼，只不过是解冻后再卖。

打开装着两只毛甲蟹的包，刚才一直在麻利地分类的昭子忽然犹豫了。但只是一瞬间，她旋即把一只放到冷藏室，另一只放到冷冻室。并非舍不得分给公公，只是忽然想起公公长年唠叨肠胃不好。不仅如此，结婚后这十多年来，昭子不知被埋怨过多少次。茂造一会儿说她买的包子不好，吃了不舒服，一会儿说她送的鱼贝干货让他消化不良。现在昭子已下定决心，绝不给公公吃自己做的东西。可为什么把这事忘了，竟然说出那种话。如果公公在下雪天吃了螃蟹，肯定会专门来到门前，探着头说：“昭子，就是因为你那螃蟹，结果受了凉，又拉肚子了。”

“妈妈，水开了。”

听到敏的提醒，昭子才回过神来。

“不就是方便面吗，自己煮不就行了。”

“是妈妈说要给我做的。”

昭子和敏的斗嘴简直像确认母子有多亲密的寒暄。没过一会儿，加了两个生鸡蛋和两片火腿的豪华拉面就做好了。敏几乎把脸埋到碗里，一边哧溜哧溜地吃着，一边恭维道：

“妈妈，还是你做的味道不一样。果真是妈妈的味道。嘿嘿，我

怎么跟说广告词似的。”

敏像他爸爸，长着一张滑稽的脸。他一本正经地说这番话时，样子特别可笑。昭子笑着打开已停止运转的烘干机，抽出烘干的床单。

今晚信利罕见地说要赶回来吃晚饭，所以昭子淘好了大米放到电饭锅里，开始收拾芋头、胡萝卜和扁豆，要用很长时间准备所谓的“家庭料理”。因为夫妻俩都在外工作，星期一到星期六忙忙碌碌，昭子忍不住想吃美味的酱汤和炖菜之类的东西。年轻的时候，不论连着吃多少油腻的东西，吃多长时间的外卖食品都不会在意，然而最近信利和昭子都喜欢上了清淡爽口的日式食品。婆婆偶尔送来的煮羊栖菜让昭子很是高兴。担心公公发牢骚，她想，螃蟹就不送了，如果炖蔬菜做得好，就给他们送一些过去。尽管住在一个院子里，平时也基本没有交流。当初，茂造只找昭子一个人的碴，婆婆和信利实在看不下去了才决定分居，眨眼间已经过了十多年。听说在北欧，父母和孩子两代人分开住，但保持“送碗汤不会凉”的距离是最理想的。昭子一家确实是出于生活的需要才萌发这种北欧式智慧。在原本的院子里建了偏房，影响了采光，但白天夫妇俩都出去，只是晚上回来睡觉。只要能避免精神上的摩擦，光线变差根本不算问题。

把胡萝卜、小芋头、扁豆和香菇用另一口锅煮好，然后调好味。煮好的蔬菜堆得像座小山，就算给婆婆家送一些，也足够十个人吃。旁边的锅里煮着羊栖菜，对三口之家来说量也太大。不过，这些都是昭子星期六的必修课。除了晚饭要吃的，把剩下的菜都放到冷冻室里，以后吃的时候再解冻，这就是立花家高效而富有计划性的饮食生活。但鸡蛋、魔芋、鱼糕和豆腐等冷冻后无法恢复原状，这些都是买了冰箱才知道的。

在活像副食品商店一样冒着热气的厨房里，昭子一刻不停地忙活。虽说在外面有工作，但她并不讨厌家务活。她按照事先想好的顺序，默默地努力提前准备下周七天的饮食生活。烘干机停止工作时，她才注意到有人在敲打厨房被蒸汽熏得雾蒙蒙的玻璃窗。

“哎，哪位？”昭子大声问道。

从和邻居共用的夹道处，传来了刚在院门口分手的茂造的声音：“是我，昭子，是我。”

“敏，去开门。”

茂造还穿着刚才那身衣服，嗖地进了屋。看到盛在大锅里的煮蔬菜，他目光呆滞地说：“是芋头呀。”

“我正想过会儿就给您送去。”

昭子朗声说着抬起头，马上呆住了。公公忽然伸出一只手抓起蔬菜，把胡萝卜和芋头一起塞进嘴里大嚼起来。

“哎呀，爷爷，我给您盛。您肚子饿了吗？这可真少见。”

昭子慌忙拿出小碗。茂造满脸羡慕地望着敏旁边的空拉面碗，说：“老婆子就是不起床，我都快饿死了。”

“妈妈在睡觉吗？”

“你是说老婆子？是的。不管我说什么，她就是不起来。”

“她哪儿不舒服吗？”

“嗯。不知怎么了，样子有些奇怪。”

昭子马上冲向房门，抓起拖鞋想去偏房那边看看。婆婆和公公不同，是个从不生病的女人，但毕竟已过七十，突发中风也完全可能。

“吱吱吱……”

耳膜深处传来令人不快的直震大脑的声音，机械前端穿透信利里面的牙齿。信利张大嘴仰面躺在牙医身前，不停地呻吟叹气。口水不断从舌头下涌出，又不断被插在嘴里的另一种机械吸走。信利愤愤地想，文明过度发达导致了公害时代的到来，然而牙科医学和战前相比丝毫没有变化，还是只有这些治疗手段。这三年里不知来这家诊所多少次了，因为和公司在一栋大楼，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浪费时间。每次来这里，牙齿都被一颗颗地打磨，拔虫牙，补牙洞。可就算补好了，没过几年，缝隙处又开始被虫蛀，又会出现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、宛如穿透整个神经网络般的疼痛。这种反反复复的情形今后会持续多少年呢？

治疗结束时，信利神色凄惨地问：“医生，牙病这东西是遗传的吗？”

“也有遗传，怎么了？”

“我想起我爸爸因为牙不好吃尽了苦头。他早就满口假牙了。”

诊所在星期六营业半天，信利是最后一名患者，牙医似乎想快点脱下白大褂，便毫不犹豫地说：

“镶假牙很简单。因为只要拔牙就可以，没有必要治疗。我不想给你镶假牙，才花这么多时间治疗。”

这位牙医的信条是镶了假牙马上会后悔，所以最好不要杀死牙上的神经，因为神经去除后，牙齿会变得脆弱，易损伤，虫蛀处也会发展迅猛，不久便会走上镶假牙之路。信利难以忍受疼痛，曾恳求他干脆拔掉牙，但他固执地坚持信条。信利的上司中有过体验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，世上没有比假牙更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了。没办法，信利只好按照牙医的方针继续治疗，但每次从诊所出来总是满脸惆怅。

“我爸的牙也不好，看来是没办法。”

牙医像是要堵住信利的牢骚，微笑着说：“不对，所有人都会出现问题——牙齿就这样。”这宛如在宣布谁到了信利这个年纪都会如此。这让信利颇为不快。自己从小到大本来不知道牙疼是何滋味，是从何时开始常常坐在牙医的诊疗椅上的呢？是从这三四年——不对，是从十多年前开始的吗？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、战后被关押时缺吃少喝的困苦经历，如今都体现在了牙齿上。另外肯定还有遗传因素。从信利记事起，不管是对着妻子还是孩子，父亲无时无刻不在抱怨肠胃和牙齿的不适。母亲全心照顾体弱多病的父亲，独子信利倒是没有娇生惯养，体质也像母亲，一直身体强壮。不论在战争年代，在被关押的日子，还是战后回国，信利能生存下来，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体力好。然而到了这个年纪，牙齿率先接连出问题了。

当天加班的时候，信利捂着半个腮帮子想：难道发展下去，我就要和爸爸一样了？茂造特别挑剔，光牙医就不知道换了多少。每

次都会吵架，无数次重做假牙，但还是觉得不舒服，马上又换医生，最后竟然买了材料和工具自制假牙。请人做了无数次，不知不觉中也会了制作方法。

此时，信利桌前站着的年轻人忽然问：

“次长，您牙疼？”

“是啊。烦死人了。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肯定不明白这种痛苦。”

“不，我小的时候也吃过大苦头。从那以后，饭后一定要刷牙。”

“真的？好习惯。”

信利抬头看着刚进公司三四年的年轻人那闪亮耀眼的白牙。

“你不吸烟？”

“嗯，不吸。”

“难道是出于‘没用的都不干’的合理主义？”

“也不是。当学生那会儿吸过，但吸完后扁桃体一定会肿大。”

“扁桃体？你真是年轻啊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如果从现在起就养成饭后刷牙的好习惯，到了我这把年纪，情况肯定不同。看来你母亲很严厉。”

“不是，我们班大多数人都这样。上小学时吃完学校的供应餐后要求刷牙，也许就是那时养成的习惯。”

“真不错。”

信利感叹着，想着儿子敏是否也有这种习惯。

“哎呀，牙疼啊，是你年轻时根本无法想象的。它不像头疼或肚子疼，好了也不会感觉有多舒服。而且，牙会接二连三地出现新问题，真是让人受不了。”

年轻职员随声附和着，忍耐了一会儿，后来好像觉得不能再陪上司反反复复谈这种无聊透顶的话了，转而问道：

“次长，能麻烦您在这里盖章吗？”

信利这才回过神来，放走了年轻人，同时对自己发的牢骚感到气恼。不论他怎样说明牙齿的烦恼，对方也绝不会理解。然而，身为外行的父亲过去竟然自制假牙的记忆牢牢地附在心头，怎样也挥之不去。难道有专门的书讲述那东西的做法？父亲每天都做几颗乳白色的牙齿，再与红色的牙床组合在一起。一会儿说太大，一会儿说太小，要么削去点，要么像做陶艺一样再粘上点。信利忆起当时自己皱着眉头冷冷地看着父亲。最后茂造火了，竟然说牙齿不必非要有三十二颗，要把上下都做成一整颗牙，真是吓人。那时候，茂造有个让人头痛的怪癖——不管对方是谁，都让人看他的假牙。当他张嘴露出那滑溜溜的白色曲面时，牙齿间没有一丝缝隙，真是让人毛骨悚然。

但是，如今信利也能体会老人因牙齿不好大动肝火的心情。以前厌恶父亲的牢骚，还充耳不闻，而刚才竟然没完没了地对年轻职员唠叨牙齿问题。“次长，能麻烦您在这里盖章吗？”那位年轻人说话时的想法，信利简直了如指掌，他不禁羞愧得冷汗直流。

虽然一周休息两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，但从公司结构考虑，很难马上实施，星期六加班大多不受欢迎。年轻人觉得该休息，但年纪大的职员习惯性地觉得星期六休息反而于心不安。经营者的态度也不明朗，于是有了不成文的规定——星期六的下午只要干完活，不打招呼就可以下班。最近没有年轻人会因为上司还在便觉得不好意思，也留下加班。

房间里只剩下信利一人，他惊讶地发现楼里的暖气已经停了，于是用左手从下巴外侧抚着病牙，站了起来。坐了这么久，工作却毫无进展。他想起今天告诉妻子会早回家吃晚饭，因为治疗牙齿的时候喝酒也不觉得香。

走在市中心的商务街上时只是细雪飞舞，但从地铁出来后，眼前的人行道上已经积了薄薄的一层雪。

“下雪了。”

信利自言自语着，又皱起了眉头。他特别喜欢雪，觉得世上没有比雪景更美丽的了。看到雪景竟然高兴不起来，是在为下雪天却不能喝酒遗憾。他感觉牙疼把世上所有的快乐都践踏了。默默向前走着，他很快拐到车水马龙的五日市街道，路边的雪还是很白。

快到家门口时，信利猛地停下了脚步。一辆从未见过的小型车停在院门前，有点奇怪。屋门没上锁，家里还算暖和，可妻子和儿子都不在。一楼只有一个打通的大间，差不多十叠大。在榻榻米和地板的衔接处，有个高个子男人正背对门口蹲在地上。

“爸爸，怎么了？”

茂造回过头，一言不发，抬头看了一眼信利，随即又恢复了刚才的姿势。

信利脱下外套，低头看了看茂造抱在怀里的东西，不禁呆住了。

“在吃什么，爸爸？”

“芋头，还有胡萝卜。”

茂造像孩子一样正用手抓着吃。信利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。

“昭子回来了吧？”

“嗯嗯。昭子吗？嗯嗯。”